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

歷代叢書大辭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

楊家駱 編

歷代叢書大辭典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7 號

書 名:歷代叢書大辭典

編 者:楊家駱

責任編輯:馬大千

封面設計:李 翎

出 版: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二號
一〇〇〇三八

印 刷:北京市印刷二廠

經 銷:新華書店經銷

版 次: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

印 次: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張:八四

開 本:十六

ISBN 7-81027-332-9/Z·26

定 價:一七五圓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編委會

主任 李蹊 曾胡

編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李伯蒼 沈燕 徐建軍 許煥隆

張自起 富宏 葛余敏 劉曉榮

裝幀設計 李翎

封面題字 呂成浩

封面篆刻 駱凡凡

本書責編 馬大千

卷首語

孔老夫子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聖訓本意雖就仁德而發，但用其引申意說明工具書意義之所在，卻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說，工匠們要想做好工作，定要事先磨快自己的工具。讀書作文亦然。如借用宋·王符之語，那就是「士欲善其事，必先讀其書」，這就更加明白確切了。

工具書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文化的不斷演進，用來記述表達人們思想和活動的字詞就會逐漸增多。然而，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即便是語言大師也難於掌握所有的文字和詞語。於是乎工具書應運而生。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前人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專門的和綜合性的工具書，成為人們破疑解難的利器，特別是那些經過時光淘汰出的精品，現在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文士學子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書。

我國的古字書，從戰國和秦漢的《史籀》、《倉頡》說起，直到近現代各種字書的編撰出版，幾經演變，軌迹可見。如果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字典的先河，那麼產生于漢代的《爾

雅》則是詞典之先聲。它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訓詁書，首創了按內容分類釋詞的體例，後被列入儒家十三經經典之一。《說文解字》的出現，是我國字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為後世的字典和詞典的編撰出版，奠定了基礎。其後的各種具有開創類型的字詞典，如方言詞典《方言》、通俗詞典《通俗文》、音訓詞典《釋名》、楷書字典《玉篇》、集釋古書音義的《經典釋文》等等，以及由此演變進化并更加完整適用的各種工具書，如《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等，更是美不勝收。在這篇小文里，不想也無力奢談我國工具書發展史，只是想以此作箇引子，談談我們編輯出版《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的初衷。我們不敢也無必要從大而全入手，也不想按年代遠近的順序出版，我們只應讀者的需要，傾聽專家學者高見，擇要擇善而從之。有的書，由於各種原因，在工具書的發展史上雖無一席之地，但卻仍具較強的實用性和參考價值，對此我們則先行安排出版，以應社會之急需；有的書，如上述談及的《爾雅》和《經典釋文》等，雖為開創性的書，但由於大多數讀者較少涉獵等原因，就暫緩安排出版。俟這套書照計劃出齊後，則自成系統。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這套工具書先出版語言文字方面字

典和詞典，其他類型的工具書，如「索引」等，則另作籌劃。目前這套書第一、第二批推出的共十二種。其中《康熙字典》系用《四庫全書》本，字形美觀、清晰，檢閱十分方便。本書為首次從《四庫全書》的深藏中脫穎單行面世。還有近人編的《詞典精華》是一部中型詞書，兼收古代和現代詞語，可補現行一些詞典之不足，實用方便。余不一一贅述。

不記得何君說過，工具書編輯出版的繁榮是盛世的反映，此言甚善。吾輩乘改革開放之風編輯了這套叢典，以彰盛世之聲！然其中甘苦用心，另在書末《叢典編餘》中略吐一二。敬祈讀者方家諸君諒之，甚幸甚幸。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編委會

時在公元一九九三年季春

附 則

I 字體均照楷書如下表

正	僅	巳	反	不	戶	安	心	卜	斥	切	止	亦	草	真	執	賜	衣
誤	佳	已	反	不	戶	安	心	卜	斥	外	止	亦	草	真	執	賜	衣

II 取筆時應注意之點

- (1) 卩、尸等字，凡點下之橫，右方與他筆相連者，均作 3，不作 0。
- (2) 尸、門等字，方形之筆端延長於外者，均作 7，不作 6。
- (3) 角筆之兩端，不作 7，如 𠃍。
- (4) 交叉之筆，不作 8，如 𠃍。
- (5) 𠃍、𠃍中有二筆，𠃍、𠃍旁有二筆，均不作小形。

III 取角時應注意之點

- 1 獨立或平行之筆，不問高低，概以最左或最右者為角。

(例) 隹 倬 疾 浦 帝

- 2 最左或最右之筆，有他筆蓋於其上或承於其下時，取蓋於上者為上角，承於下者為下角。

(例) 宗 幸 寧 共

- 3 有兩復筆可取時，在上角應取較高之復筆，在下角應取較低之復筆。

(例) 功 威 頗 鴨 奄

- 4 斜撇為他筆所承，取他筆為下角。

(例) 春 奎 確 夜

- 5 左上之撇作左角，其右角取右筆。

(例) 勾 鈎 倅 鳴

- IV 四角同碼字較多時，以右下角上方最貼近而露鋒芒之一筆為附角：如該筆業已用過，則附角作 0。

(例) 芒 元 洋 是 症 歆 畜 殘 主 難 霖

毬 拼 蠻 覽 功 郭 癢 愁 金 速 仁 見

附角仍有同碼字時，得按各該字所含橫筆(即第一種筆形也括橫刀及右鈎)之數順序排列。

例如 市、帝二字之四角及附角均同，但市字含有二橫，帝字含有三橫，故市字在前帝字在後，餘照此類推。

第二次改訂四角號碼檢字法

王雲五發明

第一條 筆畫分為十種，各以號碼代表之如下：

號碼	筆名	筆形	舉例	說明	注意
0	頭	一	言 主 尸 尸	獨立之點與獨立之橫相結合	0 4 5 6 7 8 9 各
1	橫	一	天 土 地 江 元 風	包括橫、刁與右鈎	復均由數筆合為一
2	垂	丨	山 月 千 則	包括直、撇與左鈎	復筆，檢查時遇平
3	點	丶	小 禾 口 公 之 衣	包括點與捺	筆與復筆並列，應
4	叉	十	草 杏 皮 刈 大 荷	兩筆相交	儘量取復筆；如
5	插	丰	才 戈 申 史	一筆通過兩筆以上	作 0 不作 8，寸作
6	方	口	國 鳴 目 四 甲 由	四邊齊整之形	4 不作 2，厂 作 7
7	角	ㄗ ㄥ ㄣ ㄨ	羽 門 灰 陰 雪 衣 學 罕	橫與垂相接之處	不作 2，ㄣ 作 8 不
8	八	八 ㄨ 人 人	分 頁 羊 余 災 余 延 午	八字形與其變形	作 3 2，小 作 9 不
9	小	小 ㄣ ㄣ ㄣ	火 糸 彳 果 隹	小字形與其變形	作 3 3。

第二條 每字祇取四角之筆，其順序：

(一)左上角 (二)右上角 (三)左下角 (四)右下角

(例) (一)左上角——端 (二)右上角
(三)左下角——端 (四)右下角

檢查時按四角之筆形及順序，每字得四碼：

(例) 顏—0188 截—4326 際—6789

第三條 字之上部或下部，祇有一筆或一復筆時，無論在何地位，均作左角，其右角作 0。

(例) 宣 直 首 冬 軍 宗 母

每筆用過後，如再充他角，亦作 0。

(例) 干 之 詩 掛 犬 𠂔 車 時

第四條 由整個口門門所成之字，其下角取內部之筆，但上下左右有他筆時，不在此例。

(例) 國—6888 閉—7724 關—7719

蘭—1488 瀾—2719

叢書大辭典目錄

上冊

序例

目錄

零部

一部

二部

三部

下冊

四部

五部

六部

七部

八部

九部

部首筆劃引索

一
一五

一

一
一六

一
一八

一
一七

一
一三

是其微也。書者曰：書者，書也。凡書之類，或有不無，然非並行，何以達乎？遠及秦漢，陳留難出。二書雖存，仲尼弟子之所記，均奉家傳，彼此次第，其
中明定陸門，聚訟既各自為書，而三年間出於荀子，中應編衣出於子思子，則其體例，殆始於秦。尤為顯然，武前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一書而分
立學官，以守之者，然陸子天遺，蓋所云十二經，左傳固公十二年所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能得其詳外，皆今甲部之書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家分
條，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下註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類傳，又揚雄所序書三十篇，下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集，四後三經，集一人生平之所造，遠而為漢列其
目，已開後世專家藏書之先聲。蓋新序說苑者，史部之古史類也。列女傳者，史部之傳記類也。世說者，子部之小說類也。而劉向所序書，太玄者，子部
之術數類也。法言者，子部之儒家類也。樂則不入經部之類，即當入子部之藝術類。則集部別集中之一體耳。而前列為漢所序書，蓋無藏書之名
已具其真，本此以求其例，至集部，然尤得謂為著錄之類，非必諸書並行，如後世集部，則以淵源原始，故泛列之。——四

後漢書儒林傳曰：熹平四年，熹平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種書法，以相參驗，繼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又蔡邕傳曰：嘗以經書，去
日漢文字多謬，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鄭眾、光祿大夫楊賜、諱魯大夫馬日磾、鄭眾、太史令單飴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書之，皆自書丹於碑，使之
刻，立於太學門外，後此為藏書之始。熹平帝本紀及儒林傳者二傳，皆曰五經，蔡邕傳則每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俱非也。中郎以碑之
八分書，丹使工刻石，儲藏傳序，以爲古文篆隸三種書法，亦非也。三經乃魏所建，近洛陽，得諸碑，魏白駿石，係一字謬，是其證也。太學門外，即洛陽，魏所
所謂勸學堂，實碑之始，立觀視及事寫者，車來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碑高一丈，廣四尺，凡七十三碑，至晉而殘毀已多。陸機洛陽記曰：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
十二碑，論語三碑，其二碑，禮記十五碑，皆毀。自後魏徙之鄴，隋徙之長安，唐初石之亡者十九，而刻本猶存。宋洪氏蔡澤取一千九百餘字，元黃亦嘗見殘片
酒乾陸黃易，復得拓本一百二十七字，近見日殘石，又出土於洛陽，是爲漢石經之僅存於今者，亦藏書最早刻版之存於今者，其後有魏石經，晉石經，唐石
經，刻石經，北宋石經，南宋石經，清石經，惟書無刻石止於諸經耳。若周文王武王經者，爲新周石經考，就世廢石經考異等，皆備載源流者也。魏方綱漢石經殘
字考，載可均唐石經，文王經，周石經殘字，丁晏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高登府石經考異等，皆就訂文字者也。余嘗爲一書曰石經考訂，集諸
殘字與於隋唐，然所歷不過浮圖經像，諸字書小學之類，更無所謂集部者也。五代史曰：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國子監田敏，依正九
經，通經印賣，又曰長興三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即令國子監博士韓偓，往西京石經本，各以所藏本，廣爲鈔寫，子細看度，然後
雕石，並雕字匠人，各部隨狀刻印，廣遍天下，諸儒色人，要爲經書，並須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便，親本交錯，其年四月，刻差太子賓客馬範，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
士段路，路範，皆書屯田員外郎田範，充許勸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版，與藏一選，又曰漢乾祐元年，國子
月，國子監奏，現在雕印板五經內，有開雕後，公羊數葉，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許勸四經文字，後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尙書左丞兼國子監事
田範，進印板九經，五經字樣，各一部一百三十冊，按九經板，自長興至也。應四朝七主二十四年，乃成，是爲藏書總板之始。——六

佛藏之起源，蓋早佛滅度後四十五日，迦葉尊者，會千人於迦蘭竹林界內，結集爲上座藏，復有千人在界外結集，爲大眾藏，復有彌勒文殊同阿難於鐵圍
山，別集三藏，是爲菩薩藏，乃最初之結集也。佛滅後百年，七百經漢在毗舍離城結集，合法律藏爲第二次，又佛滅後四百年，有耆尊者，於建獸國集五百
人，結集一切有部爲第三次，正法既沒，學者各部分裂，各有結集，五百年中，證記次第，其時龍樹出華嚴下本於龍宮，兩界密典於靈塔，是謂佛藏後七百
年結集，無者諸經，勸善，降於阿摩達國說五部大論，世親著法華論，發明三百年來，至戒賢而大成，是謂佛藏後千一百年之結集，佛藏原本，爲波斯克利
語及巴利語，翻譯而傳者，有漢譯藏，西藏藏，蒙古藏，滿洲藏，及藏譯藏，經典，藏斯克利語原本，在北方泥波羅地方，斯次爲學者所發現，然其數量不多，巴
利語之原本，爲巴利三藏，即佛蘭通通細知等南方諸國所現傳者，一八八八年，通通官版，最爲流行，西藏藏，爲喇嘛教徒所崇拜，關於經部者，總計八類，百
五十一部，三百五十冊，更有藏藏二百一十三部，經部爲康熙二十三年所刊行，藏藏爲雍正六年所刊行，蒙古藏，滿洲藏，均藏於國外，日俄之戰，日人購滿

則又此時既觀書中之菁英，導軌其學之先路。顧當時學風，反不重視此一時期也。乾嘉以還，後學浸盛，經說則主馬、鄭，小學則尊段、賈，其精力以通乎之重理，佚文之重輯，學既微實，語必造詣。經子之餘，兼及文史，其時則有新疏之舉，經校之古子，重輯之佚書，新訂之雅記，遺文悉用，紛然雜陳，派尾所播，及於剽襲，抉擇之權，已歸宋元。勘校之業，遂過明代。其時盡書者固於時者，如張澍、孫星衍之輩，皆能搜羅遺籍，阮元之學海堂經解，文選樓叢書，周永年之貧富叢書，盧見曾之雙雨堂叢書，顧修之讀書記，以及孫馮翼之間經字源，黃奭之虞經堂叢書，馬國翰之王函山房輶軒書影印，皆此時期遺書之影響也。種刊首倡，阮氏陳氏試英殿之廣聚本，樂大典及廣政聖鑑為四庫全書，刊行要略，漢石經之字，費祿來中樞，鴻臚所開，肆事多端，始存者者，曰：「本天澤山人之所發刊者也。」部十七種，一百一十一條，自注曰：「國朝木刻日本刀頭」一條，行時雖未久，後書言焉，今尚存。然竟謂亡書之書，我無有之，則不知其何據。蓋度唐之耶舍魯西甫，末以送之清，乃藏書館之供於彼者，不為數也。又念其舊在東，我有而致之西，豈非修明天地間無復得矣。傳安，不亦可惜乎？於此彙為一書，始備諸錄，將名曰：佚存錄，按此彙係用古字刷印，應彼國之寬政，字和兩等而成，高麗翻宋之本，世罕探目罕動焉。畢，即此圖步證禮，聖書治等，均久消散，因日發行，不便編入選擇，頗見精詳，每一書末，自附跋註，記其最善者，亦流傳甚多。此書之出，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南京新設文匯詞林，華新易便，離經蒙莊，字類篇，酒垣類稿，周易新詁義十卷，民快切，此書之出，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幸也。金忠淳之親製甲乙籤，馬使良之體成忍痛，楊俊吉增補昭代著書，陸小舟別列好萊桑之集，漢書之類，父不在，此一時期，追述而後，學風之變，今文之學，方終於莊郭（莊存與劉逢慶）許鄭之業，宋源於歐段，幾多故，而西北地處之學人，環步涉遠，其學之不振，不一而足。此一時期，追述而後，學風之變，今文之學，方終於莊郭（莊存與劉逢慶）許鄭之業，宋源於歐段，幾多故，而西北地處之學人，環步涉遠，其學之不振，不一而足。此一時期，追述而後，學風之變，今文之學，方終於莊郭（莊存與劉逢慶）許鄭之業，宋源於歐段，幾多故，而西北地處之學人，環步涉遠，其學之不振，不一而足。

至於近代學術，風氣又異咸同，劉沈則窮於三古，語文則旁及細流，自殷墟中文之出土，而占史補苴之學興，白虎通石室之發掘，而經文闕疑之業廣，益以晉魏又藝，臨臨是崇，而元曲宋詞，正堪膠駟，新形貌既同，研討愈多，且量之學，工具所資，至近八百年，而愈趨，亦說焉學者所重視，學術分科愈繁，叢書續編日多，而考訂陽沙秘笈，版底文字之屬，則有羅振玉吉石齋叢書，鳴沙石室古集叢書，王國維之敦煌叢書，學術叢書。（龍王前接所景印之敦煌遺書，及甲會文字者，可之書甚多，此舉其著者也。）樹校詞曲之屬，則有王國維之四印廬所刻詞，朱祖謀之汲古閣叢書，吳昌綏之雙照樓叢書，宋元本詞，附湘之影宋金元，詞吳梅之春華堂室曲錄，崑山趙舍之元明雜劇，盧前之銀紅衫戲書，任讜之戲曲選刊，唐圭璋之詞話叢書，專究目錄之例，說有上座錄，宋之王簡齋叢書。

長沙葉氏之觀古堂書目最求姚振宗之佚聞閣石山房叢書皆此時期中之叢書之魁也。自張之洞勸刻叢書，於是樞臣疆吏與士大夫之隨風靡焉。爲此事，通文匯記、勸成鉅編，雖利鈍並陳，良莠各別，然嘉惠後學，實不可訾。而尤藉夢叢書之用者，則坊肆所刊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寶書彙編、彙編四部叢刊、商務印書館所印行、皆自舉其善體彙編、彙編於南宋後世踵之，顧其所收，類多小種，足備專門之讀，而非常人所必悉。此之爲害，雖歷石中家破戶遷之慘，細布帛裘，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爲鴻博，而所收古書，卷經、類纂，此則仍舊原本，其善二矣。責實責本，昔人明訓，似涉邇矣。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秘賦，其善三矣。求書者縱胸有吳陳之學，冥心搜訪，然其聚也非登一境，覓也非遊一隅，此則所求之本，具於一編，省時省事，其善四矣。膠版之書，卷帙浩繁，蠹之充棟，甚之專車，平時翻閱，已虞俱乎轉換，此用石印，但略小異，固不泯不具，其善五矣。實爲雅雅，其善六矣。自影印新法，流入中土，用以繕布書，雖由來已久，求其精善宏博，畫未能逾於此者。初編叢書三百四十八種，二千九百七十九種，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卷，百納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四十卷，別行又續編二百一十三種，六千九百六十四卷，三編二百零一種，六千七百四十七卷。或可謂學海之鉅觀，書林之創舉矣。此若四庫珍本，宛委別藏，亦皆得影印而行，世初無凡塵落葉之勞，生收存古益今之功，乾嘉諸儒，晚學生經，亦未見能收此良果也。是皆拜於科學之賜矣。四部備要、中華書局所印行，都凡三百五十一種，一萬一千二百零五卷，其於諸籍，多以近臨校注之本，爲佚編，而求合應用之所需，此尤便於初學者也。所用篆珍微宋字，非不精美，惟范字排版，結易錯誤，殊不若影印之省事而寡過也。聚書集成，亦商務印書館所印行，選取總書百部，約六千種，二萬七千餘卷，汰除重複，修爲一編，實存四十一百種，約二萬卷。此書用意至佳，昔人亦嘗有比說，惟力不能以實現之，會告於夢旦先生，至此書排印之，庶幾未爲遺憾。能像影印，體價分層，亦何足病？其有一本者，擇善而從，弱附校勘記，通沉刊十三種，例錄者，全書未成，又續新易，主其事者，苟能斯言，庶滿古之巨業，無幾此之可議矣。此外如開明書店之一千五百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補編，前者有以覆之便，後者兼其祖之功，他如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南京國學圖書館、杭州省立圖書館、刊其所藏公之藝林，李多珍本，並可稱道。藝之由一一人營其事者，今則多出出版家及學實體通事，多人之力以爲之，蓋隨印隨校，從文明制度以轉變者矣。三百年來，可謂爲叢書之黃金時代。康雍啓其端，乾嘉發其盛，道咸暢其流，全述乃分支愈廣，助義率起，亦賴戰水而止於海也。——十一

第二章 叢書目錄史

善錄叢書之日。始於嘉慶間。顧修之彙刻書目。修字仲靈。號楚崖。又號然泉。濱江石門人。諸生。工詩書。好藏書。所刻叢書。有讀史齋叢書。宮宋鑑覽八集。讀史齋叢書。凡收四十八種。一百九十九卷。刊於嘉慶二年。自甲子至辛酉集。全仿鮑廷博知不足齋例。不以時代限。亦不以四部分。第得有一書。必與廷博比。可乎。與顧商議。議定。又得香山徐鉉爲之點勘。校錄之精。堪與鮑書並肩。甲集四種。皆治選舉之南宮。其餘各集。亦多考據經史。有裨實用。南宋章既小集。即江淵詩集是也。宋陳起原編。修所補拾重刊者。凡收八十六種。都九十五卷。亦言宋詩者所不能廢。彙刻書目。嘉慶四年刊行。凡十冊。顧氏隨手搜羅。初無違作之意。日本文政元年。即有官刻藏本。按文正元年。即我書慶二十三年也。流行之廣。可以概見。松澤老景。因有彙刻書目外集之作。書凡六卷。日本文政三年。慶元堂刻本。同治九年。崇聖堂本。活字本。彙刻書目。正續合編。續編不著編者。凡十二冊。書目答問。所謂坊行彙刻書目。顧書目亦可備覽。但未詳載。亦多編雜。活字本尤劣者。當指是也。吳氏重刻本彙刻書目。有增補彙刻書目。有增補彙刻書目之題。亦十冊。從清傳彙錄成。彙刻書目十二卷。前從章爲補遺。於光緒二卷及目作珂編。顧二卷附於後。同時北京琉璃廠書坊。有增補彙刻書目之題。亦十冊。從清傳彙錄成。彙刻書目十二卷。前從章爲補遺。於光緒二年。北京善成堂刊行。此外又有江氏朱氏（慕菴）亦併有所綴拾。體例稍未盡一。大致輒復相同。自仁和朱學朝就顧書增訂。據顧爲二。據顧爲三。據顧爲四。然重加編次。刊行於光緒十二年。自是顧書彙錄。國家亦廢。至今重刻。雖已非一本。其爲重。概可知矣。朱書成後之三十餘年。於叢書。亦漸廢。於叢書。亦漸廢。

上虞縣振王。又搜羅光宣兩朝所刻及余目所遺爲觀業刻書目及附錄共十一種。觀業刻書目。有民國三年連平滄海著雙魚堂刻本。凡十種。國樂圖畫五所自刻。凡一冊。富宋學藝增訂之集刻書目。尙未行世之先。有吳縣朱紹榮行素堂目觀書十一卷。亦書畫刻書目。錄者也有光緒十一年吳縣朱氏觀業刻本。附錄古閣珍藏本。書目一卷。在蘇氏成書二十年。前宜都楊守敬亦有觀業書目之作。此皆不無觀業書目之名。而與朱紹榮刻本並行於世者。守敬之作。初僅補本。南城李之鼎得其原稿。重加訂補。至民國三年。始有李氏宜秋館南自鈔子印本。此書一出。而學子之稽考觀業書目者。皆仰於此矣。蓋朱紹榮別行。不若此之總率一編也。民國八年。上海千頃堂書局以朱書付石印。慈湖周城郭任辭校。因以所爲二編十卷。繫於後。彼郭自叙。謂余向聞朱氏補遺。刻書目。觀有未備之憾。安得續錄十六卷。歷年所矣。今年余客上海。適千頃堂書局以朱氏書付諸石印。現任辭校之役。并索觀編。余以所校。閱有不合者。亦頗多重複者。爰大加刪削。益以近時所訂。重定十卷。觀業刻書目二編。其所遺者。別爲三編。云云。三編至今未見行世。殆未成也。——十二

移上簡之所遺。民國八年以前。爲觀業書目之業。有顧松澤老泉陳夢龍修室龍朱紹榮朱學淵王龍榮楊守敬李之鼎羅振玉周城郭及吳氏江氏朱氏。又崇雅堂。琉璃廠。肆讀本之。不許莊氏諸人。此後又有武進沈乾一之觀業書目。蘇州王香之觀業書目。北平杜聯芬之觀業書目。復遠務集。盧江劉聲本之觀業刻書目。再續補業刻書目。三續補業刻書目。冀縣孫殿起之觀業書目。魯道諸作。觀業書目之編。尙取分類之法。夫觀業既匯衆爲一編。自難區以四部。故宋龍等作。不復別立品目。略依經史子集。釋道之次序。分別著錄。惟其性質顯然者。如十三經。皇清經解。二十四史。史學叢書。世說堂六子。漢魏百三名家集之屬。尙可類求。至總率彙編。或復重而不補。如聚珍板叢書。知不足齋叢書。正道堂全書。平津館叢書。則難以部次矣。此叢書業目分類之一大困難也。李增揚目。於無可區分之中。強爲前代。近代。目者。都邑。彙刊諸類。自謂遠邁朱龍諸家之書矣。殊不知因部得遺。詎無前代近代之分。與自者彙刊之別。界限已自淆混。檢査安見便利。疊床架屋。故而又成區類之旨。果安取乎。以是乾一始一變其局。易爲辭典之式。取各書彙編首一字。按筆劃多寡排列。條下則隨列子目。者幾凡二千餘種。雖觀業爲富。而實未盡諸家之所有也。民國十六年刊行。凡四冊。民國十八年蘇州圖書館刊刻。及次年館刊第二號。載有王香之觀業書目。要數十頁。惟前冠小序。年署甲子。則當爲民國十三年之書作也。杜聯芬女士任職燕京大學圖書館。司購書事。因廣沈書。成叢書書目。續編刻集。所收凡二百種。民國二十年出版於北平。嗣復得二百種爲一集。故此日初集。後隨叢書談片。數則。體例固一。仍沈書以叢書總稱。按筆劃多寡列次之。書。劉聲本續補三作。雖放朱龍之續。實補沈杜之闕。續補業刻書目三十卷。有民國十八年錄印本。再續補業刻書目十六卷。有民國十九年錄印本。三續補業刻書目十五卷。有民國二十四年錄印本。俱在直介堂叢刊內。孫殿起叢書書目拾遺十二卷。有民國二十三年錄印本。廣雅堂一書。尙而此作所著錄者。皆憑目驗。非同耳食。此則他人所難能者也。大抵其書以沈杜二作及劉氏續補業刻書目三十卷所未備者爲限。故劉氏再續補業刻書目三續補業刻書目。多重複焉。此外如京師圖書館。國學圖書館。孔德圖書館。及其他公私立圖書館。亦有會爲叢書。彙目之編。觀者。然多係鈔本。間會油印。第皆以館藏爲限。未可與諸家並論焉。又如海昌藝文志卷十。載有陳氏說書目注十卷。北平圖書館亦藏陳師會說書目考。殘損三卷。學謙室叢書。花近樓叢書。蘇齋叢書。有發方綱訂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慈德堂集有沈謙呈請經解提要二卷。續提要一卷。春在堂全書有欽定經解在堂全書。書要一卷。以及孫毓修之四部叢刊書錄。金梁之瓜圃叢刊目錄等作。皆以一叢書爲範圍者。茲亦從略。——十三

溯自顧氏以迄劉孫者。雖多而編製未善。諸家大抵先列叢書之名。而以所收子目。分注於下。此種編製。但可考見其叢書內所刻爲某書。書若干種而已。若舉一書而求其會否收於叢書。或見收於某叢書。則不可得矣。必欲得之。則非盡閱全目。不爲功。故著者作之。實難以叢書而存。若作之名。亦以叢書而隱。因其隱而浪費時間。以資檢査。既足爲治學之累。凌鴻志之又何異。棄實於地乎。民國十九年。杭州浙江倉立圖書館。乃有叢書子目索引之作。金步瀛實主其事。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復加增訂。上海開明書店印行。其書以叢書內含各書書名。分立條目。按辭典之式。綜合排列。羅以叢書及所存叢書名稱繫於下。繼此而作者。又有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之叢書子目。簡讀者之節。習觀形實主其事。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刊行。其書以叢書內含各書書名。分立條目。按辭典之式。綜合排列。而以書名及所在叢書名稱繫於下。顧二書皆限於館藏。流傳之作。所收雖四百種。得目一萬二千餘。然大之。家

更不遠此所取三百六十餘種。得目六千餘。收載叢書六千餘種。與十餘萬子目。撰者之數。蓋亦遠矣。且各具一善。雖兼衆效。求全之責。實不能免。然二作皆憑原庫。非若本書之取於舊目也。其間又有信否之別矣。民國二十一年六月神州國光社出版叢書雜誌。載汪靜庵君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一文。謂見至深。思慮亦密。余前讀明兩代叢書之梗概。多就此文以廣之者。汪氏自謂有叢書目索引一作。體例略同。蓋目而於各書之下。間論版本得失。以備鑑別。惜其書尚未見刊行耳。——十四

籌錄羣籍之法。不外分類。別分家數。分時代。分地域。就藏書收潮之次序與按體裁式樣等數式而已。而分類與按體裁式二者。其用尤繁。不可偏廢。惟取分類之式。必先有分類之法。古今中外。爲類例者。無慮千家。此是彼非。迄無定論。蓋以學術之廣博。決非一人所得而精究者也。必資一人爲類例而復求其當也。感矣。分功於各科專精之人。而專精其學者。又非必盡類例之旨。且難成於素手。其精研面目。亦未見其能統一也。夫學術之疆域。愈拓而愈廣。未來之分化。復趨過於叢書。以資分類。非惟無百年不變之法。雖類近勢。抑難守陳規於十年。至類目之檢取。又非一般人之所能也。辭典之式。歷久不變。用者既便。檢尋者亦可寡過。然類目實爲系統介紹之媒。辭典式目。其標題一項。原可兼有此用。惟相近各類鄰旁之書。類目又有配連列舉之妙。此則非辭典式目所得而及者也。漢館金大二作。皆按體裁式以排列者。於是北平圖書館又有叢書子目類編之作。余見於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十一卷第一期所刊出版新書廣告。書既未成。亦無從而論述焉。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目。係分類編製。叢書集成集叢書百種爲一叢書。故此目亦可謂爲叢書子目類編之雛型也。國內最大圖書館能盡其所藏。刊爲目錄者。當推南京圖書館。其圖書總目。凡四十四卷。雖非叢書專目。然館藏叢書千種。並已分析散裝各類。是簡庫藏既富。大要皆備。讀者欲求叢書子目分類索引。可取此編。——十五

第三章 本書編刊經過

梁任公曰。就目舉學的立場言之。則取便檢索。亦是此學中一重要條件。楊杏佛嘗謂讀者四庫大書。與曰。爲學者惜陰省力。誠學術界之長生藥。蓋謂其檢尋之便也。吾人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設不求其所以省時力之途。則所獲愈不能應吾人之望。夫治一學也。當其未成。蒐集資料。已耗其時之十九。及其既成。勘印印證。又耗其時之泰半。設資料之籌錄。與印證所憑藉。列之既詳博而不遺。檢之復應手而可得。學者乃可謂其時力進而更事其他。於是。一人而可兼數人之能。一年而可竟數年之效。爲學之興。與文化之進步。亦遠。工具書之編纂。其主旨實在於此。是以言書目。蓋有四短。諸家多有非叢書而濫列。有爲叢書而濫列。濫列則徒佔篇幅。濫收則爲用不全。此一短也。所收實量。雖有多寡之殊。而按其勢。否實無餘容之本。學者非能盡備。則不得其全。設能盡備。而檢尋至難。此一短也。諸家編製之法。雖已逐有改進。而各執一得。實未集衆長。且子目撰人。索引。就末逾四百叢書。編刊者。條九條。皆係此作。此三短也。書取便人。爲善。蓋叢書與時進。新法何難。沈氏集衆。杜氏續作。諸館索引。金大備檢。雖設檢與之式。事取筆劃之法。同則既多。畢字尤難檢取。積弊難。復詞更何易得。此四短也。餘其善者。去其四短。此本書之所以作也。——十六

觀上節之所舉。本書體例。已可概見。進言其詳。則立條之法。排檢之方。與夫範圍之區劃。各有專章。勿勞贅述。惟條列之所。以東王氏四角號碼檢字法者。不能不爲用者一陳其故。蓋漢字排檢之困難。學者久以爲難。工具書範圍之不廣。此又爲其主因。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求學術之發達。必先增進工具書之效用。欲求增進工具書之效用。又非改良漢字之排檢。不爲功。噫。人之有見於此者。於是創制新法。先後數年。其由西而東。者。希將百種。求其體裁。與學後並易。果能省時省力。應用者。自不能不從三氏此作。本書既求增進檢用之便。故亦採之。此法雖未盡善。以余之經驗。猶未見有善於此者。萬幸且曰。值人之精。殆常習。故。每查。今。書法。皆用。既久。即。不。便。以爲。事。之。焉。然。至於。今。人所。創。新。法。則。求。全。實。備。有。要。義。難。望。望。然。去。之。豈。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善。我。國。萬。事。之。不。進。步。皆。新。官。之。不。調。檢。字。法。爲。然。也。既。用。本。書。三。復。類。目。——十七

余以致力國史。徵假目書之學。以爲搜尋資料之階梯。於是先有國書大辭典之編纂。而尋常所寄。終不在此。且此事工程至鉅。集專家多人以爲之。猶慮不